

有一种情怀 叫宝国吐地瓜

◇文/辛华

“宝国吐地瓜是世上最好吃的地瓜”，这是我1981年在宝国吐读初中时吃出的结论。

宝国吐中学是敖汉旗的地区初中，全旗30个乡镇分六片，宝国吐中学是其中之一，当时宝国吐片区包括宝国吐、下洼、敖音勿苏、贝子府、大甸子、王家营子六个乡镇。我是下洼镇人，1981年考入宝国吐中学初二，我家离宝国吐40多公里，从家走到下洼镇朱家窝铺村车站5公里，再坐班车走宝老线35公里才到宝国吐中学。

我这是第一次离家住校念书，学校伙食不太好，每周只有两次细粮，这还是当时这六所地区初中特殊待遇，两次细粮都是馒头，到现在为止，感觉那时的馒头是最香的，不用吃菜，揪一块馒头放嘴里细嚼，又甜又香。其余的主食都是玉米面发糕，总吃，胃返酸水，每人每天只一斤二，菜也是清汤寡水，吃不饱，离家再远，想家想得厉害，每周回一次，又花钱，又折腾，又不能安心学习。

这样两个多月过去了，我有个想法，想回下洼念初中，回家跟父母说了，母亲心软，说回来念就回来吧，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宝国吐初中是重点初中，教学质量好，考上不容易，吓唬我，若不在宝国吐念，回来就让我当羊倌，放羊。老爸的这招真好使，我怕当羊倌，第二天回学校了，以后再没提转学回下洼，但还是想家，半年过去了，也没怎安心学习。

寒假，姥姥家有事，我几个姨都回了娘家，其中我六姨(亲姨排行老三)、五姨(亲姨排行老五)都是宝国吐乡陈家窝铺村榆树林子的婆家，都是我亲姨，才知我在宝国吐中学念书。春节过后再开学，六姨家表哥去学校接我去家里，虽然原来不太熟，但是亲三分向，是火热过灰，到姨家就有点回家的感觉。六姨家菜很丰盛，主食有地瓜，但让我记忆最深、终生难忘的是主食地瓜。地瓜是蒸的，个头鸭、鹅蛋大小，圆滑，颜色鲜红，稍凉点从中间掰开，很齐的断面，里面的瓤黄白色，吃到嘴里，柔软、润糯、甜面，需细品，若大吃一口会噎着，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地瓜，那时感觉，这地瓜应是世上最好吃的地瓜。周日返校又带一兜到学校，要好的同学们一起分享。下个周末五姨家又来接了。

以后的周末不回家，学校没事，就跟那村的同学到两个姨家过周末，有了家的归属，也就不太想家了，学习也安心了。因为太喜欢吃姨家的地瓜，春天就从姨家拿点地瓜，按照地瓜生秧的方法，在炕上放一大箱子，里面放些湿土，把地瓜插到土里，几天就出芽，半月以后就能到翻好的、撒过农家肥的地里插秧了。也按姨家的方法施肥、浇水，等到秋天收获时，地瓜长势喜人，个大色白，产量高，但不好吃，很失望，当时我和家里人都很纳闷，为啥不一样？

姨家是山区，在沟边挖窖，地瓜能储大半年时间，在宝国吐念了两年的初中，吃了一年多姨家的地瓜，但对宝国吐地瓜有一生的情怀。

从宝国吐初中考到下洼高中，后来又考到内蒙古的一所农牧院校，毕业又分回敖汉旗。回敖汉这些年，曾多次在梦中重续宝国吐地瓜的情缘，有收割地瓜的场景，犁开成熟的地瓜垄后，像一波红色的波浪，红红的地瓜撒满垄沟的

小老儿自幼嗜书如命，中年以后又喜欢爬格子，现在不用爬格子了，左手举着手机，右手食指在手机屏幕上划拉汉字，东拉西扯，发表一些小情绪，自娱自乐。

现在我发现，因为长时间低头读写，会脖子疼、头晕，这是颈椎在提醒我，悠着点。

而一旦站起来，血脉贯通，全身上下，那叫一个舒坦。这种感觉年轻时就有。所以咱自小就爱室外活动，爱体力劳动。

当农民，垫圈、起圈、捣粪；平墒沟、浇地、拖地；送粪、种地、间苗，榜地、耘地、耢地；割地、打场、拉秸秆；搂树叶、砸干棒、劈木头；压碾子、推小磨……劳其筋骨的结果，是自己有了腹肌，胳膊上有了疙瘩肉，班里的小痞子怕咱的小铁拳，不敢欺负。

当老师，领着学生在校田锄地、收割、浇地，雨后带学生修补残破的校园土围墙；从学校东南方小山驮牛顶上往校园移栽松树。

壮观景象；有在姨家吃地瓜的兴奋场面，还有同学从姨家把地瓜捎到学校的欣喜。有缘的是，在乡镇工作多年又调到农业局工作。干啥就得学啥，研究啥。除设施农业，敖汉小米、玉米、高粱等常规作物，地瓜，特别是宝国吐地瓜为啥好吃？我请教了局里农学专家们，他们告诉我，宝国吐地瓜好吃，跟那里的土壤、积温、降雨量、昼夜温差及栽培技术都有关系，特别是那里的土壤是淋溶褐土、红粘土，是敖汉旗少有的土壤类型，积温3200—3300℃，降雨量400mm左右。根据专家的介绍，我觉得宝国吐地瓜应该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到农业局工作后，外出考察、开会、培训的机会就多了，天南地北的没少去了地方，也品尝了南北东西各地的地瓜，感觉还是宝国吐地瓜最好吃，甜而不齁，面而不干，红而不艳，大小适中。有了比较，更坚定了为宝国吐地瓜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的决心。全力协助兴隆洼镇政府搜集资料，积极申报，终于在2019年得到国家农业部的认证，颁发了“宝国吐地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证书，划定的区域只有2万亩，恰好我姨家大窝铺村榆树林子组在核心区，庆幸几十年前就吃到“地理标志产品”。

2013年12月，受宝国吐街里同学邀请，我们几个老同学回到母校——宝国吐中学，现已改名为兴隆洼中学。一进校门，教学楼、宿舍楼，宽敞的校园映入眼帘，过去的平房教室和宿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过去的存在。中午吃完饭后，我去榆树林子姨家看望，12月份是农村农闲季节，姨、姨父，兄弟们都在家，晚上在姨家聚餐，喝着烧酒，唠着过去，其乐融融。姨和姨父都见老了，但精神状态很好，70多岁，耳聪目明腿脚灵便，并且一直夸我聪明，能吃苦、懂事，考上了大学又当了“官”。我解释说，我的姨妈们，若不是你们的亲情感化，若没有地瓜的“诱惑”，我现在就是几十只，最多几百只羊的“羊倌”，大家哈哈大笑。

“地理标志产品”证书回来后，镇党委、政府做足功课，聘请国内顶级专家来镇里，到实地“把脉、问诊、开方、出药”，从品种、技术、储藏工艺等给予精准指导；又点对点招商，引进大公司，用酵素，施有机肥，建基地、储藏库，可以常年吃到宝国吐地瓜；又建立线上、线下立体销售网络；还举办喜闻乐见的“宝国吐地瓜丰收节”。

宝国吐地瓜出身“名门”，生长在八千年的“华夏第一村”“中华始祖聚落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世界小米之乡”；还有兴隆沟出土的红山时期的整身陶人——“中华祖神”相伴，不珍稀，不走红，地球人都不信。更何况现代人们又发现地瓜不仅好吃而且具有独特的保健功效，地瓜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具有通便排毒、辅助降压、保护心血管、美容养颜、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如今的宝国吐地瓜正带着这些世界无二的光环，走出赤峰，走遍全国，走向辉煌。

有一种情怀叫宝国吐地瓜，无论我走多远，它总能让我回味无穷；有一种情怀叫宝国吐地瓜，它始终有一种温暖与思念……

当樵夫，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到村南杨树带砍树枝，一捆一捆地背回家。

当拾粪者，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后与小伙伴们去大东洼拾牛粪驴粪，每天早晨摸黑与小伙伴们去公路上拾粪(当时还存着捡一袋车老板不小心颠掉的粮食、冻梨的小心思)。在西小园堆起一座粪山，那时候，有一句谚语——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进城以后，肚皮上的肌肉块不见了，手上的老茧隐身了。只有攥紧拳头，弯曲小臂时，肱二头肌还硬邦邦的，像没退役的老兵。

现在除了做家务，没有田可耕，树可砍，柴可搂，并可淘。能活动筋骨者，唯有走路。

走路的感觉，无疑是最舒服的。呼吸着新鲜空气，天是蓝的、树是绿的，花朵是五彩斑斓的。大街上熙来攘往，街心公园里打太极的、打羽毛球的、下棋的、跳广场舞的、玩到调

林中的雨滴

站在山巅上，看见一片林。三步两步跨进林里，只见林间林荫面广，没有直照的阳光，只有流动着的光亮。

树很粗大，形态各异，从一人多高的上面长满虬枝。都有碗口粗，光光的，上面是白褐色的细小菱形浅裂。虬枝有张有弛，左突右冲，盘旋交错，像是在努力挣脱无形的羁绊，为自己的命运奋争。虬枝前端多半部位，长满了枝杈，大弯小直。天空辽阔，不可端倪。近在眼前，见缝插针。几米的高处，便是漫天的绿幕，茂然如云，隔开了天空与大地。这是一片山楂林，生境清幽，远离红尘。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万千雨线，疏疏密密。细小的雨滴，七七八八，打在叶上。湿漉漉的，沾在叶面，不曾下滴。树冠如伞，承天接露，如此这般，笑纳着天上掉下来的珍珠细米。

林间弥漫着湿湿的水汽。夹杂着树香、草香，还有土壤腥味儿。没有一点虫鸣鸟叫。也还没见到雨滴，只听见淅淅沥沥雨的声音。

这声音，如啁啾耳语。屏息侧耳，如有一双玉指，随弯就势，轻轻，轻轻，在耳廓边缘来来去去，摩挲，婆娑，摩挲。温润，轻柔，有温度。动作在耳上，感觉在心里。陡然，雨间歇了好一阵。天地一片宁静。雾锁烟雨之中，有一颗种子，听见了雨的脚步不远了，萌动的力量在蓄积。随之，心跳加快了，宛若初生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一股暖流遍布全身。听，那是雨打芭蕉的声音。无限向往啊，那不知道怎样描述的生命之美。

雨又下起来了。刮起了春风。春风飏荡，花树带雨，怡红快绿，盎然生机。

突然，额头一点凉湿。那是一滴硕大的水珠滴了下来，打在了额上。抬起头来看天。“啪”，又是一滴，打在镜片上，顿时漫漶开来，眼前一片朦胧。只好静听蒙蒙细雨。“啪”，“啪”，“啪啪”……

树上的水滴接二连三地打下来。头、脸、胳膊、脖颈，都是点点的湿湿凉凉。东西上下，前后左右，由此及彼，由彼及此，无由分说，颗颗

不止。

这不是雨滴。这是雨露滋润的甜蜜。细小的雨滴，在宽的叶上，沉浸、融汇、凝聚，然后自成一团。水的张力使它变成晶莹剔透的水晶颗粒。薄薄的边缘，似有一圈金线缠绕，反射着叶脉的秘密。它发端于最初的位置，一丝一点，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大海来自水滴，又忽略滴水。水滴奔向大海，从来不失穿石之心。

水滴的形成，最初只是一点湿，然后有点鼓，然后再膨胀。由一个小小的平面，慢慢隆起，变成曲面，变成椭圆，最后变成了圆圆的小水晶球。然后沾在叶片上，拥着那凝固的绿，一动不动。后来，或者禁不住风的撩动，滚下去了。或者雨一直下，小水晶球越长越大，看不见速度，看不见增长。一切都在看不见中。但是在不可自主地膨胀自身。一会儿，就有豆大了。它吃然做立，林间的颜色，全在它的视野之内。由于凸透镜的效应，水晶球像哈哈镜一样，映照出来的全是变了形的虹霓，一片魔幻的明媚。

◇文/高韵声

有那么一个瞬间，水晶球突然下坠，顺着叶缘，滑落下去了。

它的确是膨胀得太大了。重力让它终究不能留住久居，像失重一样掉下去，掉下去。如同云海茫茫之中，在高空跳伞。伞没打开，人就是个自由落体，无奈只好任其穿云过雾，随意飘飞。

终于落了地。一摔，就碎了。转眼就渗进了地里，什么都没有了，归于无形和静寂。细看，只有一个小圈圈，有点湿的痕迹。然而落在这里，连“啪”的一声也没听见。水滴落于大地，渺小到无声无息。

冥想，是快意的空灵。沉思，是灵魂的放歌。自由，并不散漫。烂漫，却是勇气。水滴虽小，却是力之美的孕育。

不知不觉之间，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林间不再幽暗，涌动着无影灯一样的明丽。天边挂着一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空山雨后的清新空气，沁人心脾。

身不由己，快步走出山林，看那高挂天边的彩虹，然后大口呼吸呼吸……

兴隆洼纪实

◇文/素心



在兴隆洼
秋阳伴我前行
平分着一路的好景色
华夏第一村的风呼喊着经过田野里
纵横的田畴如交织的脉络
让我拥有诗人浪漫的情怀
今天，我要拥抱充盈的谷穗
喝着醇香的美酒，不醉不归

风吹动谷穗，
大面积的谷子低着头，沉甸甸。
丰收的季节
信念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
风一直播，谷子舒服地跳舞
张扬的气质写在脸上，涌上心头
老哈河舒缓宁静，
那些透明的事物
让鹅卵石和我的诗句在兴隆洼
闪烁着细细碎碎的光芒

有位老者
熟知兴隆洼每块石头 每棵草木
一直被祖先崇尚的精神所感动
她捧着八千年的陶罐跋山涉水
高举着石器，骨器，玉器，顶礼膜拜
农妇在阳光下抚摸着谷穗
中等身材的农妇穿着古典的红衣
她劳作的样子多像博物馆中的女神
洁净的风摇曳着八千粟
我看见大地上如星星的米粒
诱惑着你，诱惑着我

我站在谷子地旁沉思过往
想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
如何让诗情画意
在这片土地上铺垫生长
那么多风华绝代的灵魂
一颗金黄的米粒是否能说明什么
神秘的力量穿越几千年
在兴隆洼，
到达美丽乡村的新高度

凝视着沉甸甸的谷穗
我无法用合适的词语
撕开内心狭隘的思想。
这结实的土地
挂着饱满圆润的果实，正义和真理
这是优秀成熟的时代
那些采摘的蜜蜂和蝴蝶都知道

村民脸上有抑制不住的喜悦
收获的季节
熟透的谷穗
玉米，地瓜，高粱溢出粮仓
理想照进现实，光芒万丈的九月
直达我的内心。新词旧句
在石头上开出五彩斑斓的花
在热闹与喧嚣的秋景之间
诗人的灵魂和文字一起信奉
某种精神的内核。我看到
在兴隆洼生动绝美的色调中
有一匹快马，急驰而过



风雪相伴

贝赫 摄

冬至

◇文/布日古德

谁和一匹马的痕迹
留在了白茫茫的雪地上
冷风呼啸着从大西北来
一列绿皮子慢车
蜿蜒着一直向北
冬天和乡愁
挤在一个月台上
谁又扛着
一个编织袋的行囊
胳膊窝夹着
一卷卷子
对联、挂钱、福字
——爬过一道山梁，回家

炊烟与炊烟拜过了

邻居与邻居错过了
几只麻雀啄疼了雪地上的谷穗儿
唯有那只牧羊犬
趴在冬天的大门口
盯着村外一只磨盘孤独的远方
阴阳鱼，
我喜欢阳面的
就像我喜欢
她递给我的一只苹果
第一口下去，
红色的甜润
不但入心，
也有几滴
——粘在胸襟上

最舒服的姿势

◇文/隋广华

的、摆摊的、遛狗的，一派祥和安宁景象。走路的时候，不光身上各种疼啊痒啊的症状消失了，而且心里莫名的忧愁、怅惘、焦虑等等不良情绪也在蓝天丽日白云下，一扫而光。那时，你会对未来信心满满，对生活无比热爱。

今天下楼打水，再次巧遇老兵盖守信老爷子。老人家94岁了，我进城13年多了，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一直在走。从18岁参军，他的一双铁脚板，从东北的黑土地走到华南的红土

地，走过烽火硝烟、枪林弹雨，身上带着四处战创，在康馨家园安度晚年。他始终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相信党和政府。他和小区里见到的每一个熟人打招呼。不时引吭高歌，尽管嘴里已经只剩几颗牙齿，说话唱歌都跑风漏气了。

今年4月，他在元宝山区一家医院抢救了9天，终于死里逃生。老兵身体底子好，长期锻炼的习惯好，他说，他是赶上好时候了。老兵锻炼时常说，我带着点儿呢，不够一小时，不

回家。
向老兵的生活态度致敬！向老兵看齐。

